

歸

樸

龕

叢

稿

歸樸龜叢稿

長洲彭蘊章詠荻

卷四 解說策

卦氣七十二候解

東風者何谷風也正月曷爲而東風也立春日卦氣在坎之六四自二至四互卦爲震震東方之卦也泰卦始用事泰錯否否三至五互巽巽爲風也曷言乎其解凍也坤六二之時地始凍至是而泰之一陽動于下故解也蟲何以言蟄也剝上九之時蟄蟲咸俯也茲何以言始振也泰九二上應六五二爲地道五爲天道有振象

焉曷言乎其爲蟲也否二至四互艮艮爲蛇爲飛也振之所以爲蟲也曷言乎魚也艮又爲魚也其上冰何也乾爲冰泰之貞乾也自一陽升至三陽故曰上也獺者何小狗也水居而食魚西方白虎之屬青黑色獸也然則泰之時曷言乎獺也泰錯否互艮艮爲狗爲黔喙之屬故言獺也曷爲謂之祭魚也否三至五互巽巽亦爲魚泰內卦乾外卦坤乾爲神爲敬坤爲鬼爲思祭之象也鴻雁者何隨陽鳥也泰三陽方盛萬物隨之故曰來也曷以知其爲鴻雁也否外互巽內互艮爲風山漸鴻漸之象也然則草木何以言萌也剝之六五始黃落至

是而萌生也又何以言動也萬物紐芽于丑引達于寅自丑入寅始以紐芽紐芽者萌也繼以引達引達者動也蒙正月之大夫也蒙者物之穉也其反對屯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萌芽之象也何以知其爲草木也艮爲草木泰錯否之互也

右正月候

桃者何木之有實者也華者何木之英也木曷爲而有英也大壯之時陽息泰其悔旁通巽巽爲木乘震之陽而吐秀也華曷爲而在桃也桃之木可以被除不祥大壯之貞乾也乾爲祥爲慶爲福爲介福故取諸桃也倉

庚者何鵬黃也大壯之時曷爲而鳴也大壯初二息小過有飛鳥遺音之象焉曷爲謂之鵬黃也二月坎上六用事反對離離者麗也爲飛爲黃取諸此也曷爲而鷹化爲鳩也鷹者鳥之鷙者也得春之氣而化其鷙性則爲鳩也元鳥者何卽也曷爲而至也春分之日震初九始用事大壯九四亦震也一索得男之象故天子祠于高禩后妃帥九嬪御重其至也雷何以發聲也大壯六五震之五也居至尊之位發號施令震輦起曠之象也乃者難詞也自觀之六四雷始收聲陰氣日盛至此始發故難之也電者何離象也大壯之時曷爲有離象也

大壯上六消大有成離象九二息豐成雷電皆至之卦所以成震之功也

右二月候

桐何以華也三月夬始用事澤上于天萬物振美于辰也桐生孤直有君子之性乾爲君子也夬之內卦乾也曷以知其爲桐也三月卿卦蠱其貞巽爲木也曷言乎田鼠化鴛也鴛鵲之類三月公卦革去故之象夬二息革成離爲鳥旁通剝其悔艮艮爲黔喙之屬故曰鼠也虹者何淫氣也需之四來消夬雲上于天陰陽相遭而有是氣也萍何以生萍水中之草有實者夬外卦兌

兌爲澤旁通艮爲果蓏也鳴鳩者何大壯時鷹所化也
拂羽者天際翔也鳩得震之氣而翔夫乾二息革成離
爲三月公卦乾爲天離爲飛也戴勝者何織紵之鳥一
名戴鵲者也桑者何飼蠶之樹也當妾子始蠶之際而
有織紵之鳥集于桑顛重之也降者何若自天而降夫
反對姤有隕自天之象也

右三月候

蟪蛄者何蛙青色長股其雌善鳴也曷言乎四月而鳴
也四月乾始用事純陽之卦凡陰之物感陽氣而鳴也
青者震之色股者巽之象四月公卦爲小畜外卦爲巽

大夫爲師師二至五成震故象螻蛄也蚯蚓者何螽蟴
又名土龍也老者其頸白土龍曷爲出於四月也四月
純乾見龍在田乾之二也二於三才爲地道故土龍也
王瓜者何王蕢也萆萆也亦曰菝葜也曷爲謂之瓜也
以其根之相似也四月之時曷爲而生也王瓜色赤火
色也四月之時其日丙丁也苦菜者何感火之味而成
四月其音徵其味苦也靡草者何枝葉靡細陰類也陽
盛則死靡草曷爲死于四月也震爲草莽坤爲死乾之
初震也其錯卦坤也故當乾之時而靡草死也曷爲謂
之小暑也二十四氣之一雖在五月而用事在離之六

二故繫之四月也

右四月候

螳蜋者何天馬也其飛捷如馬也五月之時曷爲而生也五月姤初用事一陰始生陰消乾也感一陰之氣而生姤二消遯成艮艮爲手螳蜋有臂也乾爲天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故云天馬也鵙者何博勞也曷爲五月而始鳴也陰鳥也五月公卦咸五息小過有飛鳥遺音之象也反舌者何百舌鳥也曷爲而無聲也凡聲陽也一其聲者厯四時而不改多其聲者遇一陰而卽遏猶多言之人其中無實也實者誠也乾之陽也百

舌之聲躁也悅人而無實者也一陰生于黃泉遂無聲也故是月也令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調竽笙箎簧飭鐘磬祝敔以助陽氣而振人聲也鹿者何仙獸也其牡麋其牝麀其子麇其迹速角者牡也牝無角也角何以解也姤四之陽下應初之陰陽得陰而氣散也故上九曰姤其角也蜩始鳴者何也蜩亦謂之蟬亦謂之蟋蟀得陰之氣而善鳴者也何爲姤之時而鳴也姤之五乾之五也有飛龍之象而困于陰故居高而鳴盛德在火其音徵也半夏者何藥草也生於日長至之時夏之半故以名也藥草當夏之半而生何也坎爲疾爲心

病爲耳痛夏至當離之初九反對坎五月卿卦井井外卦亦坎有疾痛之象也

右五月候

溫風者何薰風也曷爲而至也遯爲六月辟卦遯初消同人離爲火南方之卦也二消姤巽爲風故薰風至也蟋蟀者何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有角翅一名蜚一名蜻蛚亦謂促織也居壁者何羽翼未成在土中也曷爲而居壁也遯內卦艮艮爲肱象翅也外卦乾乾爲首象角也反對臨外卦坤爲黑內卦兌爲澤坤又爲土艮又爲宮爲庭爲穴居故其物有翅有角黑而澤且居壁也

鷹者何鳥以鷹擊故曰鷹頂有毛角者盛德在火其蟲羽也曷言乎學習攫搏也至是始摯也曷爲至是始摯也遯九三猶離九三也爲飛鳥爲戎爲矢爲罔罟攫搏之象也螢者何丹鳥也亦曰熠燿也孰爲之腐草爲之也腐草曷以爲螢也遯之侯卦爲鼎巽爲風離爲火爲飛離之歸魂爲同人天火之象歸魂者物化也土何以潤暑何以溽也離氣所蒸旁通坎而爲潤爲溽也曷爲而大雨時行也坎在上爲雲在下爲雨六月卿卦渙渙風行水上渙汗之象也

右六月候

涼風者何北風也七月之時曷爲而至也七月辟卦爲否否二消訟成坎北方之卦也曷爲謂之風也否四息觀成巽巽爲風也露何以白也巽又爲白也七月卿卦爲同人賁四五來消同人有白賁之象坎在上爲雲在下爲雨否二消訟得坎象陰消而降故曰降也蟬何以言寒也姤之時而始鳴陰初動也否三之時陰益盛也反對泰之三乾之三也乾爲寒也鷹何以祭鳥也遯之時而學習始攫搏也至是感秋德之金殺鳥而不食如獺之祭魚也否乾坤之卦也乾爲神爲先坤爲鬼爲禮祭之象也肅者何金之德陰之氣也其在休徵則時雨

若者也曷言乎天地也否外乾內坤也當小人道長之時乾爲君象當嚴其教令飭其紀綱法象莫大乎天地也農何以登穀也坤爲土爲田爲積爲聚爲民取諸此也

右七月候

來者何自北而南也曷以知爲鴻雁也隨陽之鳥陰盛而翔南也元鳥者燕也大壯之時言其至觀之時而歸也觀風行地上巽爲歸也羣鳥者何衆鳥也養羞者何蓄其食以禦冬也曷爲觀之時而蓄其食也鴻雁則已去矣元鳥則已歸矣凡不能去無可歸者土著之民之

象也秋省斂而助不給省方觀民之政蓋取諸觀也雷何以收聲也陽氣潛藏也觀綜卦臨臨二至四爲震壓於二陰故不能發其聲也凡聲皆陽也坏者何益也蟄蟲曷爲而坏戶也陰氣漸長坏戶以禦寒也坤爲戶爲厚觀貞卦坤內互亦坤也水曷爲而涸也坤之時受剋於坤之土也渙二來息觀成坎水有渙象也

右八月候

來賓者何觀之時鴻雁來矣剝之時後至者如賓然也剝之候爲歸妹外卦震震爲征爲從故曰賓也爵者何羽之小者也蛤者何介之小者也爵曷爲而入大水也

剝之上陽之微也乘乎羣陰而不能不化爲陰也曷以知其爲蛤也剝四消晉有離象離爲蟹爲羸爲蚌故云蛤也鞠者何草之秉金氣者曷爲而有于剝之月也剝旁通夬外卦爲兌西方之氣盛而鞠有華也然則華何以黃也坤之色也剝內卦坤剝之時坤德之極盛也豺者何貪殘之獸長尾白顙色黃狼屬也剝之時曷爲而祭獸也感西方金氣肆其搏噬也曷言乎其祭也猶獺之祭魚鷹之祭鳥也何以知其爲豺也剝外卦艮艮爲尾觀五來息剝成巽巽爲長爲白爲廣顙也內卦坤故色黃也草木何以黃落也震爲蕃鮮雷地之豫三月卦

也其綜卦剝也窮上反下震之象盡失也蟄蟲何以咸俯也觀之時已坏其戶至是陰氣更盛塞其戶也闔戶謂之坤剝者坤之盛也

右九月候

水何以冰也純陰之卦十月之時也坎之一陽已化爲陰而成坤象坤初六履霜堅冰至也地何以凍也坤象已成陽氣閉藏反對爲乾爲寒爲冰也雉何以入水也雉者離之象也屬火離得坤之一體至純坤之月火德全消不得不化也曷爲而入水也離之反對坎也曷爲而爲蜃也蜃亦離之屬也雖化而反其始也虹者陰陽

氣交而成也純陰之月無陽之卦故藏而不見也何言乎天氣上騰地氣下降也乾之三陽至否而上升坤之三陰至否而下降否之時天地已始肅矣至是而陽升已極陰降已極天地不通之象也曷言乎閉塞而成冬也冬者終也一歲將終氣爲閉塞坤爲闔戶閉塞之象也

右十月候

鷦旦者何夜鳴求旦之鳥也何爲復之時而不鳴也鳥離屬也明夷之三來息復有離象焉復外卦爲坤坤爲默故不鳴也虎何以交也虎山獸之君七月而生交於

復之月生於否之月一陽動于黃泉感陽氣而交也復之內卦震也震爲諸侯有君象虎爲山君也外卦坤坤爲虎也曷爲七月而生也火之數也火能尅金故爲毛蟲之長也毛蟲金屬也曷爲當否之時而生也惡獸故反其類也荔挺者何馬薺也香草也香草曷爲復之時而出也復內卦震震爲生爲蕃鮮爲鬯鬯者實秬以升香者也蚯蚓結者何也乾之時而出感陽氣之盛也復之時而結感陽氣之微也結者何猶屈而未伸也麋者何澤中獸也性屬陰當陽氣初生之候感于陽而解角也鹿山獸也性屬陽故感陰氣而解角于姤之月也水

泉何以動也一陽始生于黃泉蒸蒸然自下而上猶緹
室之葭灰也曷爲驗于水泉也水天一所生冬盛德在
水震得水生而動于下氣化之轉機也復之初卽震之
初也

右十一月候

雁北鄉者何陽由復而進禽得氣之先也鵲者何飛駁
鳥也始巢者何臨之月而結巢背太歲向太乙來歲多
風則其巢卑下鳥之智者也曷爲言巢也巢虛其中離
之象也離又爲飛鳥旅九五鳥焚其巢離之極也歸妹
四來息臨互成離有鳥巢之象臨反對觀三至五互艮

又爲牖爲居也雉雉者何角音將至也大呂之終太族
之始禽得氣之先雉雉之音五音中角也乳者何哺雛
也寒盛于外陽動于中鷇卵將出也曷言雞之乳也臨
反對觀觀之外卦巽巽爲雞內卦坤坤爲母也征鳥者
何題肩也齊謂之擊征厲疾者何猛疾也殺氣當極鷹
隼之屬肆其搏擊也曷以知其在臨之時也十二月卿
卦爲睽有張弧之象侯卦爲屯有從禽之象也曷言乎
水澤腹堅也腹之爲言厚也言冰盛也日在北陸藏冰
之候也乾爲冰臨卦二陽在下乾象將成也泰三陽乾
也

右十二月候

格物解

大學格物之物原不外身心家國天下之事誠正修齊
治平之道自程子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而
不善學者遂至馳情繁賾轉荒切已之功矣不知程子
嘗言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朱子嘗因呂氏
大臨誤解格物而辨之曰伊川之說正謂物各有理事
至物來隨其理而應之也由此言之則所謂格物者在
程朱意中仍不外當前切已之事而補傳所謂卽凡天
下之物者蓋言天下之物無不可至吾前亦非憑虛構

想也或謂既非憑虛構想直待物來事至而後應之則非上哲之資不能窮至其理若云積久而後窮至則當前之事物何能置之不應不知程子嘗言但立誠以格之其遲速卻在人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按補傳曰以求至乎其極章句曰欲其極處無不到玩求字欲字皆未然之詞是言其究竟非謂一格物卽能窮至必窮至而後可應物也亦仍是隨格隨應惟存一極至之心則遇事詳審而不粗略日久庶可豁然貫通窮至是言其究竟至善之止也至古人立教原先有小學一層至十五而入大學隨其人之資性而循序以格之則亦無

疑於過高朱子所謂於其始教爲之小學教之習於誠敬所以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卽夫事物之中因其已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到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使之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

鄭氏訓格爲來曰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似以物之來驗其知之善惡非以其知之明察物之善惡矣故其說不爲程朱所取司馬溫公以格物爲格去物欲作扞格之意朱子已辨之詳矣惟廬陵胡氏銓曰格有三義書曰格汝舜緇衣曰

民有格心來也書曰惟先格王至也語曰有恥且格
正也此云物格亦謂正也致知明道也明道者必明
於物理使一出於正是格物也按胡氏說與朱子物
來事至隨其理而應之之說相合朱子又嘗曰爲學
工夫不在日用外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
耳雖非講格物卻亦與此意同錢塘吳氏知愚引趙
岐註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訓爲正云致知
在正物物正而後知至所以孟子論大人之格君終
之以一正君而國定其說與胡氏同又云然此不言
正物而言格物者蓋欲學者於物交物之際而用其

力焉故謂之格物物格則正不格則不正所以孟子
言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引
之則大者不立小者奪之此心無自而明安能致其
知乎是知物交物不爲所引者是所謂格物者也按
此又微參司馬氏之說矣

余初作格物三解一解從朱子訓至二解從鄭氏訓
來三解從胡氏訓正而要以發明程朱之意爲歸惟
既析爲三解不免喧賓奪主於本意未暢所言今刪
爲一篇以暢之而仍采胡氏說附註於後取其不背
於程朱之意耳

自註

近讀邵武金氏榮鎬大學原文錄亦曰格正物之器
如規矩準繩言人求知物理如執規求圓執矩求方
必得是物之正金字芭汀乾隆間人

又讀安溪李文貞大學古本說云格致已見上文故
當從古本以誠意章直接聖經然安溪雖從古本至
論爲學功夫則仍從格致始而以立誠主敬辨志等
意補入知止一節之中以爲小學大學承接之關要
其訓釋雖異實本朱子之緒言也前作三解雖列其
說而未明其要故并刪之附記於此

又記

絜矩解

大學所謂平天下二節上節言人心之同下節言推己
及人唯心同理同故絜矩之道可以平天下也致知在
於格物以吾之明觀物而審其是非是非審而好惡定
焉平天下在於絜矩以吾之情體物而順其好惡好惡
順而賞罰公焉因是非而有好惡因好惡而有賞罰善
人是寶惡人是屏皆本明德之功以出治也故致知爲
大學之始先於格物審是非以誠其好惡則明其明德

也平天下爲大學之終終於絜矩推好惡以行其賞罰則本其明德以親民也若是而明親皆止至善矣嘗見廬陵胡氏邦衡訓格物之格爲正本論語有恥且格意愚又按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孔穎達曰格法式也後漢傳燮傳朝廷重其方格李賢曰格標準也是格與矩皆執物以爲程其義本亦相近夫絜矩之道卽夫子忠恕之道推而言之卽一貫也曾子得夫子一貫之傳故大學一書始終歸於好惡此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始格物終絜矩其道一也

仁說

草木之果曰實存乎其中者曰仁未有無實而有仁者
實卽誠也不誠則無物矣先儒訓仁爲心之德愛之理
爲至當不易若夫私欲淨盡天理渾然仁之極詣夫子
罕言殆以其不可名狀歟門人問者隨其人而訓之可
知仁道甚大見淺見深無所不可海上蟠桃路旁苦李
其中莫不有仁也顏淵之克復仲弓之敬恕子貢之立
達樊遲之先難後獲司馬牛之訥言無非教以仁也猶
果實不同其食之也或宜調以甘或宜調以鹹或宜調
以苦酸辛亦不同也孟子惻隱韓子博愛淺言仁則善
而已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爲衆善長卽天德矣至

推其善而行之則有體用之分焉有君臣之辨焉無求生以害仁仁非義不立也愛之能勿勞仁非禮不成也不從井以救人仁非智不安也慢令致期謂之賊仁非信不行也有仁之體以爲君而宰制之必更有義禮智信之用以爲臣而調劑之君有令德而無兵刑禮樂之官不足以致治人有仁心而無義禮智信之用不足以成德草木之仁無五味之調不足以適口其理一也故元爲善長必有亨之合禮利之和義貞之幹事而後乾道乃成不如是則徒善不足以爲政雖有心之德愛之理無所附麗以出之猶無實也故蒙之果行所以育德

也大畜之篤實所以新德也果矣實矣仁在其中矣

語助字說

古人造字之始各有實意後人借用爲語助日久或忘其本意矣如之字從中從一中讀若徹一在下爲地象物之出於地卽芝字瑞艸也後人以之字專作語助故加艸以別之乎字象氣之出於口與呼同後以專屬語助故加口爲呼吸之呼或加虎頭以別之其初一也者

字上從旅旅者旅而別之有分別之義也字卽古𡗗字
後以屬語助故加亾以別之已以矣三字古通作日後
加人爲以加矢爲矣又予語助之中各別之者也哉字
從才得聲上從才不從土隸書趨便易乃省作土非其
本意乃者難詞也其形屈曲有難意焉然字古作難揚
雄劇秦美新文難除仲尼之篇籍孟子云若火之始然
難然字一也焉爲鳥黃色出於江淮間又黃鳳謂之焉
後專用爲語助而實義遂亡而爲頰上毫象形後但用
爲轉語惟冬官考工記作其鱗之而猶仍古義他如易
爲蜥易爲爲母猴鼈三足爲能字義相傳未有稱述當

闕疑也

觀西洋奇器說

道光甲辰余同年友太常卿何子桂清典試粵東攜歸一琉璃瓶中貯水七分西洋煉火藥之水也其法以銀少許入瓶瓶水卽沸水面浮白沫細如沙堅如鐵取一沙置鐵槍內擊之火從槍出有聲有力且能及遠不用硝磺及人火也戶部丁子守存素好武事喜而持歸如法煉之欲速因多入銀焉俄而瓶中轟然作聲沸水躍出高丈餘瓶亦碎前數年余在軍機直廬有一內監持西洋銅盒求售者以鑰旋轉其機盒自開有翠鳥長一

寸躍出鼓翅伸頸嚶嚶作鳥聲回翔久之鳥自入盒亦
隨閉西洋以奇技淫巧耗中國財力數十年於茲矣承
平日久視天下如一家不加厲禁至今乃受其害今中
國聰明之士亦漸能通其術或從而講求之冀盡得其
秘而足以角勝也余曰不然巧從彼出效之終出其下
烏能取勝夫欲勝天下之大巧者必守天下之大拙大
拙者天下之巧所莫能破我能守之則巧者窮矣守拙
若何使民不見可欲則奇技徒勞也徙富商大賈於內
地而驅濱海之民皆務農桑所衣布帛所食菽粟則使
彼無慕也所交易者出不過茶黃入不過呢羽官爲出

納而薄其稅以示恩則可使不變也外無商賈豪侈射利之徒爲之媒孽內有堅甲利兵敢死之士爲之聲援入吾地而爲亂者未耜錢鏹足以致之死矣其遊奕於海上者巨艦如雲弗見也巨礮如雷弗聞也此所謂大拙也彼雖巧將安用之

速葬說

生事死葬事親之道乃全古者三月而葬今雖例無定限然停喪不葬厥有常刑其或愚賤孤貧無力營地猶可恕也乃今士大夫家停厝數年至數十年而未謀宅兆者比比然矣此非風俗之偷人心之不古歟大丈夫

志在四方未必久留鄉井若不於遭喪之後尅日經營
迨一入仕途遂爲東西南北之人何時而可以歸葬耶
故士大夫之葬親必當於服闋之前不可踰此界限則
雖遲而猶有日也世之停喪者大抵惑於形家之言始
之以無地繼之以無時蹉跎日久棺朽骨暴是誰之罪
歟且浮屠本非久計水火盜賊隨在可虞設罹不幸人
子之心何以卽安耶作速葬說

育嬰三善說

育嬰善政也然其流弊有三兼乳數人厚於其子嬰多
不育一也建堂費重不及鄉曲二也集費爲難往往中

廢三也夫人雖貧必不忍置其子女於死地棄之於育
嬰堂以爲生路也堂旣收之而嬰多不育是不如無堂
而棄嬰者猶少矣棄嬰者城邑少而鄉曲多建堂費重
勢難遍及鄉曲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也有力之家
少有力而好善之家尤少收嬰日多而資不繼勢不能
不中止是有始而無終也吾以三善救之一曰堂中不
留一嬰有棄嬰者歸其父母給錢米自養或自覓代養
之人若是則堂中不過出資而嬰之能育與否仍懸於
其父母之手生吾惠也死吾無咎也且彼父母之爲子
女謀者終勝於人之代謀也一日不設嬰堂堂中旣不

留嬰安用嬰堂惟敦請善士分往四鄉賃廟宇爲公所
攜錢給發若是則費省而惠周也一曰仿無錫保嬰社
救嬰活法集好善若干人結爲同志先各量力捐錢再
勸親友樂助又有出帖救嬰之法量力能救幾人出帖
爲招數滿卽止鄉里中常有此等善人不患經費之中
絀此無堂之有嬰勝於有堂願世之有嬰者省察焉

審敵策

夷內犯一載於茲七省防邊勞師糜餉憂憤之
懷不能自己昔蘇老泉有審敵策因取名篇呈之
樞堂以備採擇

古來用兵者惟智勇兼全之將乃能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其次必勢均力敵而後可以戰可以勝審敵之所長而我能避之我用我長以攻彼之短則能少勝多而弱勝強矣審敵之所長我不能避之必思所以禦之既有以禦之則勢均力敵矣雖未能必勝而可戰即可勝矣勢不均力不敵不能避其長攻其短則於制勝之道猶有未可必者審其勢所宜先也今自倭夷內犯以來鮮不謂其船大其礮猛斷非中國水師戰艦所能敵而又無暇造船思以智計勝之或云多造小船以小制大或云間用木筏加以火攻一載以來迄無成效蓋小船不

能載大礮我氣已怯木筏又轉動不靈必據上游方能縱火而一燒之後亦不可復用故其勢皆不能勝於是防之於陸地而七省瀕海之區無一不煩徵調蓋自軍興以來糜帑金千數百萬矣然而夷船所至海口輒見破敗曩之定海虎門猶云守者無備耳乃廈門鎮海備矣而亦不守今之定海死戰矣而亦不守何也攫敵之鋒旣處於無可避之地而又外無援兵故坐困也夫喫夷萬里贏糧勞師襲遠犯兵家之所忌我又避其鋒不與水戰而自守陸地我方以逸待勞以主待客以理言之宜無患矣然而不敵者彼雖萬里贏糧而實則彼逸

我勞何也夫兵所以戒深入者懼人之謀之也今夷船徜徉於島與之間整頓軍裝我兵明明見之而無術以攻之彼轉得從容休息而我沿海之兵日夜不得安寢彼所謂如入無人之境故彼逸而我勞也及其內犯必候順風彼之火器本利又假風力其勢常倍於我師然則陸守以避其鋒而究不能避主客之形不啻又倒置矣稽古海寇之平未有用水戰者自前明戚繼光之平倭寇迄今嘉慶年間李長庚之滅蔡牽皆其前事今徒以船礮之不敵而思陸守以取勝不知戰守不可偏廢況徒守之無效已有明徵及今而不思改圖糜餉無

益爲可惜也上年英夷欲至天津訴其冤抑其時疆吏

有言不可與海洋接仗者

兩廣總督林則徐

蓋以我水師戰艦

不敵彼之高大火器又不敵彼之堅利故欲暫避其鋒

此其志在守而不在戰蓋其時定海猶未失也及定海

既失大臣中有言當於閩省先造大號戰船四五十每

船設礮四五十門統計需帑三百萬者

欽差尙書祁侍郎黃會同閩浙

總督鄧等奏每船工價五萬兩礮四五十位統計大小每位工價三百兩

此其意欲以戰助

守蓋定海未失可戰亦可守定海既失非戰不可守何

也其勢不得不與海洋接仗也惜其時正議招撫又以

造船爲曠日持久緩不濟急遂置不議不料其患如是

之久也又聞暎夷之船亦非其自造粵洋別有造船之
國不難出貲購買較之造船尤省時日第今粵東民夷
混雜匪類橫行一有購船之信夷必知之慮其乘機搶
劫而閩省情形則尙堪製造又聞閩省海船購之三萬
金可安二三千斤大礮如以造船緩不濟急先購五十
船亦可抵夷船三十而江南沿江各郡亦可購安徽湖
廣材木製造巨艦由焦山江口出海以應江浙二省之
用至於火器固當講求火藥尤宜精鍊夷人不惜重費
故力能致遠我軍火藥拘於例價不及其半時價每斤
制錢一百
六七十文例
價止銀三分不足相當必破除成例准照時價報銷然

後火器亦足相敵船礮已成募漳泉水勇五千人拔其
才能出衆者授之官職以杜其二心以水師提鎮領之
陳於閩海彼必不敢逾閩而至浙陳於浙海彼必不敢
逾浙至山東矣何也彼知我之有備而懼我謀之也或
謂造船之後倘仍不能取勝是以數百萬金擲於無用
之地不知無慮也夫船礮旣與相敵則彼患已深彼氣
自怯不必與之鏖戰而已足困之蓋海洋戰鬪全在趁
風我據上游則轟礮以攻之我處下風則揚帆而僞遁
及其前進則又尾其後旣尾其後則彼不得休息慮我
之乘其懈怠也亦不敢犯我海口慮我之水陸夾攻也

與之往來游奕牽制於海洋正不必有赫赫之功而彼必自潰設有如定海廈門之事則我陸兵戰於前水師戰於後彼烏得不敗且彼萬里贏糧恃有杉板等船四出購求食物我有兵船則可分船以截之矣其如香港鼓浪嶼之止留數船者可分兵以擊之矣彼以閩粵海島爲巢穴我乘其北駛而攻之彼必聞信而返何敢遠攻方今閩浙連敗人心惶惶又聞夷船明春欲至天津雖調兵防守而無水師爲攻剿之資有守無戰逼近京畿爲憂非細爲今之計唯有速飭閩中大吏購募船勇並於江南速造戰船可安一二千斤礮位者五六十隻

於來年正月令閩船先襲鼓浪嶼搗其巢穴彼夷聞之必分兵歸救閩船卽揚帆北駛與之游奕於閩浙之間以牽制之而江南之船卽於此時進攻定海陸路兵卽進取甯波使其首尾不能相顧復何敢遠涉天津待其牽制窮蹙就我範圍而後於粵東購買大船別設一軍以資控制則長治久安之策矣今者命將南征所調皆陸路兵丁不諳水戰以之收復甯波則有餘若欲收復定海則苦無大號師船爲渡海之計未免望洋而歎則造船之舉豈可緩乎或曰所謂避其長而攻其短者奈何曰水戰則與之游奕以避其鋒也陸地則徒沿海居

民使之內渡俾無所掠而以重兵守內口亦所以避之
待其登陸而與之戰夫陸戰非其所長破之必矣然其
法祇可施於沿海州縣而不可施於孤懸海外之城島
且今承平日久沿海州縣人烟稠密遷徙爲難故必兼
用水師方能來有可禦而去有可追也至於招回漢奸
以孤其勢斷絕接濟以困其軍多方設伏以起其疑懸
立重賞以生其畏是在主帥機謀非可言罄總之無戰
船不爲功作審敵策

道光辛丑歲夷氛未靖奉

詔求言其時部員皆得獻策上官酌核具奏多所采錄

見諸施行余以郎中值樞垣是年九月獻此策於
軍機大臣以備采擇不求入奏次年始有

旨命川楚購材木造戰艦旋聞夷酋就撫事遂寢

自記

錢幣策

古以錢爲幣近代用銀輸稅而民間雜用銀錢康熙間
銀一錢易錢七十故民間稱錢七十爲一錢七百爲一
兩至今吳俗猶相沿不改若夫朝廷度支有司報銷則
銀一兩與千錢同與米一石亦同贏絀可以相抵以此
知國家出納不參以商賈計較之智也夫有司取於民
者皆錢解於上者皆銀故乾隆末銀一兩易錢九百而

有司始困漸啟浮徵至嘉慶及道光初銀一兩又增價
二三百有司又遞加其所浮之數而民力未竭者則以
其時米價亦日貴民所輸上下忙徵銀皆取給於米而
不覺也近五六年銀貴倍於乾隆米賤半於嘉慶而官
民交困正賦多逋矣夫人君取民有制以天下之財供
天下之用未嘗有所私於已然而上下交困若今日者
豈非補偏救弊之時哉當銀之漸貴也地方大吏皆疑
錢多奏停鼓鑄其意以銀與錢處相權之勢銀貴必因
錢多錢少則錢亦貴而銀價必平也乃停鑄日久而銀
益貴錢益賤未見其可以平價何哉竊以錢之貴賤大

勢與百物相權銀之貴賤大勢與百物共爲消長何以言之蓋民間布帛菽粟日用所資無一不以錢交易生齒日繁百物日貴則錢日形其賤矣富商大賈之遠遊者皆攜銀以購貨及貨至而鬻之則所得大半皆錢入貨既貴出之必加其錢錢日形其賤則銀日形其貴矣故銀者百物之來源錢者百物之去路銀日貴錢日賤皆由於百物之日貴若夫銀錢之相權不過旦夕之間市價低昂暫而非常末而非本論其常探其本則二者同爲寶用惟銀行於上錢行於下銀行於遠錢行於近其用稍殊而要足以相濟非相仇也今銀既少矣又無

錢以佐之則銀焉得不獨貴譬如家有兩僕去其一則
存者勞矣人有兩器毀其一則完者珍矣此自然之理
也且夫地丁徵銀者天下之所同解部不可缺又攤徵
於農末技之民不與焉銀日貴則無漕之省皆困有漕
之省重困況州縣賠墊爲累或強受非分之財以彌所
絀其患又及於吏治矣故欲紓民力勵官方莫如使銀
賤銀旣日少勢難復賤則莫如廣開鼓鑄以濟用或云
鑄錢成本太重以銀錢相易之數計之虧折實多是致
貧之道也不知朝廷出納曷嘗以銀易錢而用之乎今
計其值而吝之是所吝在空虛之處未嘗實有神益故

不必吝也且鑄錢所以多費者不在成本爐工而在浮耗直省開一錢局監之者歲得銀若干兩胥吏之侵漁工匠之剋減又若干兩每歲鑄錢有數而取之者無窮安得不耗費也此近日所謂成本之重而因噎廢食爲可慨者也夫錢法之壞在嘉慶間余生也晚猶及見康熙錢皆白銅雍正錢皆紫銅乾隆錢雖黃銅而厚重可久至嘉慶錢則多雜以灰砂擲地易碎此非錢局之弊乎自二十年來康熙雍正錢不復得見或言錢局取以回爐留生銅造器皿獲利而民間亦有私燬白銅紫銅錢以造器皿者蓋當未停鼓鑄之先錢已處日少之勢

而官弗察尙疑多之爲患此但知銀與錢相權習聞市價之說而不揣其本者也夫二者之相去日遠固由百物日貴然卽以錢質輕重而論亦本不逮昔其賤宜也今漳州濱海之地民間雜用夷錢其薄如紙其值更賤此其明徵其不因乎錢之多更可知矣至民間器皿有木有磁有鐵有錫原可不用銅器應設厲禁嗣後不准鑄造從前所鑄毋庸勒燬自燬者聽以防燬錢鑄器之弊而新鑄錢文宜仿康熙錢背鑄一字以別於舊錢使不得市錢充數而局員作奸尤必重懲或曰楮鈔可行國家擅無窮之利不知國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行鈔

而能擅利其流必至病民是又爲國家增一害也不得已則加製金幣玉幣以佐銀之不足化無用爲有用而不強人以所不欲其亦可也至於銀日傾鎔亦多銷耗儻鑄爲銀錢均其輕重通行天下以輸賦稅解部庫而仍準權衡以爲出納使一鑄之後不復再鎔統數十年而計之其益當亦不少作錢幣策

歸樸齋叢稿卷之四終

歸樸龕叢稿

長洲彭蘊章詠莪

卷五 碑記

重修甯德縣學碑

夫屯蒙甫闢肇基育德之功學校初興聿著明倫之義
布五常以立教陶萬類以成材性道丕宣謨猷式煥豈
非扇淳風揚景烈立天地心作帝王則四時所以正三
辰所以明人官得之而就理物曲得之而成亨者哉我
國家右文稽古崇德報功上自成均下至縣學靡不饗
隆

至聖配列諸賢太牢祠於春秋宮懸備於樂舞將以聳觀聽牖顓蒙淪聰明恢聲教普龐鴻之大澤紀漸被於海隅也茲邑舊號溫麻建於西晉更名甯德始自長興元祐創

文廟之規洎熙拓兩廡之制代有繕完臻乎鉅麗挹鶴山之秀蔚起儒風揚霍水之波蒸爲化雨是以名賢輩出齊卿景孟之潛修碩德挺生嗣先夢明之篤行忠義武烈廉節科名後先相望史不絕書代已厯夫元明治早侔於鄒魯追我

聖朝車書混一

德教覃敷二百年來涵濡休養經生談於虎觀學士集
於鱣堂濟濟跼跼彬彬翼翼人才之盛千載一時矣縣
學規制實始前明風雨摧殘經營非易邑宰宋君光伯
訓導吳君世嘉首先捐俸權邑宰馮君杰繼之風聲所
被踴躍爭先有邑貢生蔡志諒出白金二萬兩有奇獨
力鳩工自

大成殿明倫堂旁及附祀之祠藏經之閣無不脩其頽
壞易其樸陋棟宇巍峩丹雘炳耀繚周垣之百丈濬壁
水之一灣是經是程旣匡旣敎始於道光二十三年十
一月葺於明年十月由是釋奠釋菜登降有儀奉盛奉

牲觀瞻咸肅神人之歡洽秩敘之教明尸有絃歌之聲
人敦禮讓之行僉曰非賢宰之德不及此大吏嘉之請
於

朝甄敘有等沐

聖恩之蕩蕩撫民俗之蒸蒸允宜勒貞石播芳聲附膠
庠而不朽垂奕禩而有榮矣是役也生員陳常溥監生
蔡步鍤馬步琮馬步珍蔡光騰陳作孚吳佐榮實經紀
其事例得書

重脩紫霞洲朱文公祠堂碑

夫五教頒虞啟生民之懿好四科設孔甄奕代之人才

天秩賴以常尊人紀因之不絕慨自秦燔而後漢學中
興旣殫續述之勤未極精微之蘊迨河汾起衰於隋季
昌黎特立於有唐一髮千鈞維持不墜未有闡素王之
絕業集諸儒之大成衣被士林於今爲烈如宋徽國文
公朱子者也唯我夫子毓秀沈溪分符漳郡考亭實講
學之地武夷爲僑寓之鄉而此環溪故居畫沙舊蹟夫
子靈爽應式憑焉則有建安縣紫霞洲祠堂者始於宋
寶慶中至

國朝雍正九年燬而重建迄今又越百年棟宇圯於秋
霖庭堂鞠爲茂草無以申妥侑肅觀瞻知府嘉公恒興

廢舉陞治具畢張命匠庀材輿情歡洽以道光二十七年春歲事聳飛鳥革輪奐新焉牲碩醴醕馨香薦焉賢裔生員振鐸志存紹述謀勒貞珉職在采風敢辭綴筆洪惟夫子祖述孔孟憲章周程表揚六經陶鑄萬類固宜廟食徧乎天下秩祀亞乎先師昔者夢奠兩楹宗予在萬世今者班躋十哲論定於千秋先聖後賢其揆一也故其言之不朽也與河山並壽其道之不息也與天地同流四海之內九州之外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莫不知夫子之德近古一人而況桑梓之邦雲祇之續習聞夫嘉言懿行而深思夫木本水源宜其宗祏烝嘗春秋

匪懈名山俎豆歲月長綿也是役也糜金錢五千緡邑
舉人蔣蘅等實經紀焉例得書

癸未鄉賑記

道光三年夏江南大水蘇郡尤甚

朝廷發帑金以賑貧民有司又繼之以鄉賑蓋官斯土
者首先捐俸而紳士富民先後捐輸得白金若干萬起
於某時迄於某時賴以全活者數十萬人信乎愷悌之
澤下潤蓬蒿矜恤之心克恭桑梓也彭子曰善哉是舉
也論語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豈惟治
國乃至閭里之間林林總總如毫髮之係一身未有拔

一毛而四體不分其痛者也今者比屋連衡朝不謀夕
強則攘奪弱則流亡富民漠然若不知者而處乎其間
籓籬無金湯之固咫尺非秦越之隔而謂可安無患是
何異刳腹析骸而冀心肝之不死乎故鄉賑之舉非獨
以利貧民實欲使貧者有餘而後富者無患也是均安
之道也彼富民之愚者當此之時猶欲較錙銖謀蓋藏
是見其利不見其害有司曉諭之而已勸輸之法務在
以身率先趙閱解帶林槩出俸前史所載炳若日星而
又得搢紳先生之居鄉者躬爲倡首以廣仁術宋無飢
人賴司城之貸粟鄭未及麥藉子皮之戶餼古人高義

何其隆與若夫商賈雜流四民之末趨利如水吾無責焉其有慕義樂輸者有司於是旌其閭復其役傳諸紀載目爲義民榮一人而天下勸此治世之大權也夫榮者富民之所樂而利者貧民之所需以所樂易所需則各遂其欲而施不吝受不匱矣作鄉賑記

汀州府九龍山神廟記

道光丙午秋汀州太守李公佐賢始至官病甚劇忽覺
精爽飛越離其恒幹飄飄恍惚而集乎九龍之巔見有
神人峨冠佩劍聳立於旁執禮若甚恭者俄而山崖震
動雷奔電激天旋地轉魂怖心慄神乃掖之而復於其
室公始甦病遂瘳爰立廟於茲山以志靈異答神庥也
夫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輔當公始至尙未有政績表
見神何知而輔之乃至於今清聲播乎閭閻威令行乎
頑梗四境之內治具畢張毗謳載路夫乃歎聰明正直
若豫知公之德將大有造於茲邦而先加呵護以祿不
祥匪佑一身俾民咸康至哉神力其蹟幽矣其功顯矣

赫赫明明無形而有形冥冥穆穆迷復而獨復非參造化之權合陰陽之撰而能若是者乎神雖感通夢寐名氏不傳其必古之有功德於民歿而不朽以庇蔭於汀者也則爲之立廟也宜丁未夏余按試至汀獲偕太守遊於梅園循九龍之麓式瞻斯廟愕然聞述肅然起敬乃爲之記

遊西山記

道光癸未三月旣望余應禮部試畢權石景山同知徐君銑邀往遊西山與其叔燮堂偕先至盧溝橋宿於官廨次日遊焉行十餘里漸覺山徑逼仄車輪顛簸於犂

确中陟一山見廢寺相傳爲康熙時尼庵尼有穢行提督某公帥兵燬之者也循庵之右得一徑盤紆上不數里爲潭柘寺山木蒼秀有似杭之天竺爲北地所罕見故都人士稱爲勝區山多泉連筒引注亦與杭同寺中簷下皆以甃石爲溝形引水下巖蓋跬步皆泉也有堂高曠堂後曰流杯亭鑿甃深廣各數寸回旋於盈丈之地窟亭西牆引泉入浮數杯於中觀其盤旋往來至東牆窟處泉出而杯皆止焉旁有方池池上鑿石爲龍頭形使泉從口出歎薄不息下有游魚時聞潑刺聲佛殿之前有屋如塔戶凡八面初入環之見佛像八比進一

層亦然如是者三其壁皆嵌以琉璃故雖至深處仍光明如故又一殿庭中銀杏一株蔭可五畝虺蛇蜿蜒乎其下夏日不可憩也山去市遠僧所供饌無適口惟水清冽飲茶爲宜日未晡卽迴車已而夕陽在山見一野獸大如驢屹立數步外眈眈視行人僕夫驚加鞭叱馭至數里外始少息比至盧溝則已戴星矣

李山風雪松杉圖卷記

此李山風雪松杉圖爲乾隆二十八年

御賜先尙書物本內府藏也嘉慶間余在從兄朗峯案頭獲觀今朗峯歿又數年不知此卷爲何人收藏矣畫

家作樹忌直而此畫絕少屈曲蓋松杉之性本直也卷
長盈丈中無雜樹石亦不多想其舉手尤費匠心自思
翁以來畫山水者皆以淡墨爲雅而宋元人不然此卷
墨瀋淋漓但覺奕奕有神不嫌濃重以此見宋元筆法
遠軼明季也余少時又曾見謝安山先生所藏唐六如
畫竹亦皆用濃墨而嫋娜如在風中殆深得宋元人遺
意者先尙書又有徐賁閬中山水圖卷爲乾隆三十年
元旦所
賜余未及見并記

遊澗上草堂記

蘇之上沙有澗上草堂故址相傳爲徐侯齋所居今吳人重建三楹以存其舊按侯齋父詹事公明亡殉節侯齋承父志隱居不仕與崑山顧亭林之承母訓不仕者同夫忠孝者人生之大節亭林足迹遍天下著作超前古其爲後世推重固宜侯齋著作不逮亭林獨書畫傳世尤多而後人高其節於所遊處之地輒復流連不置如澗上草堂猶重建而表彰之以此見秉彝之好自在人心也彼貪榮利於一時而喪名節於千載者當其始何嘗無山林高致大雅遺風哉是可慨已

通政司重葺廳事記

道光甲辰秋余始以通政副使履任通政使滋園李公
菑余同年友也笑謂余曰子何幸也此堂不蔽風雨已
數年矣今吾與同僚葺而新之而吾子適至堂之葺若
爲子者何其幸也余曰叔孫婣古之賢大夫也其所至
雖一日必修其牆屋而況日從事於此顧任其上雨旁
風而不爲之計乎夫國家設官署所以理政事也堂圯
而不治則非敬以卿僚易遷而視爲逆旅則非誠今吾
子與同僚莅事以敬奉職以誠無因循苟且之見存乎
胸中則余受協恭之賜多矣豈惟以棟宇堅固足康我
身瞻視清潔足怡我神而歸美於子耶於是汰吏胥之

舞弊者復司官賫本入閣舊制屬吏皆奉法不怠乃書
出納惟允四字榜於前楹共勵官箴並志和衷之雅時
通政使和公涇甫遷臺諫同僚爲通政使李公菡副使
鍾公翔參議恒公青齊公承彥閱六月余卽遷宗人府
丞以去乃爲之記

羣玉山房記

京師正陽門外延壽寺街有長元吳會館者先曾祖尙
書公所倡建也門內三楹嵇文恭公題曰敬止堂初吾
鄉有長吳會館行賈者所築鄉之應試者亦居焉自有
敬止堂而士與賈始分矣堂之後曰盍簪軒先伯祖學

士公題又其後曰時業齋先尙書公題又其後爲廢址
相傳乾隆辛亥年學士公以舊屋將圯謀改建甫除其
舊而學士公卒工遂輟至於今五十年榛莽荒穢瓦礫
之積者如山鄉先達旣以館爲先尙書所創屬余司其
事十餘年矣余謀所以治之者以工費鉅京僚弗能任
乃請於芝軒相國由司事告於同鄉之在外者募資鳩
工逾年資集遂庀材起建始於道光辛丑冬至壬寅夏
落成得屋十一椽而學士公未竟之志得借諸同鄉之
力以復舊觀余小子有厚幸焉爰請於相國題曰羣玉
山房而志其緣起并書捐輸姓名於左是役也刑部

君學易實經紀其事

重整金臺書院規條記

金臺書院在京師正陽門外四方文士皆得肄業以此見首善之區規模宏遠也顧其經費皆出於順天紳士賓主之分亦所宜辨而近年監院教官率多廢弛士之肄業者或不躬親或攜卷出院流弊滋多兼尹華陽卓公謀於府尹華陰李公更定章程分其內外課額本籍若干名外籍若干名每歲四孟之月兼尹府尹府丞考課各隨其優劣而分其膏火之等差每月院長課亦如之一切供給之費獎賞之資秩然就理胥吏不得侵漁

規條旣立士心歡悅余忝以府丞陪二公後課士之日
升堂散卷局門命題見夫青衿鵠立肅然改觀歎曰作
新之術誠視乎人人存政舉此之謂矣輦轂之下人文
會萃上有成均下有金臺皆所以培植英俊爲海內先
聲然自近數十年如山陽汪文端公之在成均吾鄉顧
南雅通政之在金臺人才輩出極一時之盛者不數見
焉豈不係其人哉今二公重整規條作新人才之意詳
且摯矣又得吾宗春農學士爲之師表譬如力田旣勤
穠莠必獲豐年此後人才之盛可豫卜也遂爲之記時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旣望

重整建陽考亭書院記

建陽考亭爲宋朱子講學處至理宗時始祀朱子於此書院之設舊由朱氏自延院長課其子姓後因口繁用絀祭田所餘不足以供束脩膏火考課遂廢道光丙午冬余視學來閩縣令夏君埏以告因言於中丞鄭公檄教官爲之督課明年春余按試道出建陽遂詣考亭爲文以祀朱子見堂宇宏敞尙無傾圯待葺處惟生童膏火無資雖有月課慮不足垂久遠縣令復爲余言朱氏子姓環考亭而居者無力延師誦讀往往童年卽以耕牧爲業擬於書院廡下設義學以課之余亟稱善惟經

費無出當急勸捐乃自出白金若干兩以爲倡夏君亦出貲繼之并規畫其章程以復於余比余旋省遍告諸大僚皆以培植先賢後裔歡欣出官俸相助而福州等六太守復各捐輸共得白金二千兩有奇明年始贖赴建甯由府發商生息而後生童之膏火獎賞義學師之束脩薪水學徒紙筆之資取給於息金而皆足其教官之督課者旣由縣奉以脩脯余又分俸佐之遂刊規條及捐輸姓名立案垂後俾受代者遵焉繼自今朱氏子孫當益勤於學以承先澤矣雖然興之難廢之易余不能無慮焉所願後之官斯土者悉賢如夏君保其經費

而善理之朱氏族長子姓守余今日之規條而司出納
教官之督課者勤其課而加之稽察焉學使邑宰之分
俸以供束脩者如約而無缺則見其蒸蒸日上而何有
廢墜之憂哉

平糶記

從祖二林公之舉平糶也就所居仁一圖之糶米爲炊
者先期給票按家口多寡自一升至三升而止其值較
市每升減錢十文鄰人日持票來糶門外收錢門內給
米於票上印日期爲記使不得重糶故米貴之年每歲
行之而無喧譁擁擠之弊嘉慶甲子大水伯父簡緣公

踵行之至乙丑亦然甲戌大旱已卯小旱癸未大水伯父秋嶽公復踵行之或仍以仁一圖爲限或推廣至仁三圖則視其米之多寡一遵二林成法亦卒事無譁癸未夏余又募資在葑門外平糶聞東鄉低窪處人食榆皮乃載米往糶而鄉人已無錢糶米又因人衆米少勢難不取米價乃往乍浦買薯乾出糶不先給票不限多寡已聞有力之家有購而藏之者是年所募銀千餘兩并自出貲若干轉輾出入耗盡而止則時已暮秋新穀將登矣唯時同志有於盤門平糶者其所集資與余相埒旣不給票亦不限三升之數而以五斗爲率強有力

者去而復來糴至數石老弱不得升斗遂至紛紛擁擠
兩日而其資已罄始知二林之法爲至善也蓋限以三
升則其利微不得重糴則其利均利微則不爭利均則
不亂不爭不亂則無扞格不行而錐刀之末尙有實惠
以及人也後潘功甫建義倉予以此法語之行亦無弊
自癸未後屢遇凶年而米價益賤無需平糴今閱二十
年矣恐日久其法失傳故書之以示後人

憶德清五雲堂記

余從兄太史遠峯公少年登第嘗飄飄有出世之想聞
浙之德清爲古隱區嘉慶丁卯秋泛舟遊焉於城外購

山地建道院以奉呂祖像入券於縣立案以計久長嘉興醫士唐柘圃爲庀材經紀旣落成顏其堂曰五雲越二年而兄歿柘圃來吳爲余言其事且曰以後當令守廟某每歲來取香火資及其傭值余諾之越三年守廟者忽不至柘圃亦無書來蓋皆死矣乙亥秋余以他事至德清訪所謂五雲堂者乃在距城數里荒山之麓四無人煙牆垣屋宇半皆傾圯唯呂祖廟三楹尙存德清距吾鄉四百餘里又其工鉅無力興修不勝慨然因告邑之人士商所以保護之者皆云地僻而不通舟楫祈禱之所不至檀施之所不加無術以護之也比丁丑有

言邑人建塔於輝山遷其廟以去者後訪於邑之來吳者則云輝山建塔時議遷此廟因相距遠輦運勞費仍不果遷又數年再詢其邑之來京師者則并不知有五雲堂之名噫殆已鞠爲茂草矣異日倘得復至其地就三楹而葺之置山田十畝處方外守之俾得經久以存其蹟是余之願也唯是茫茫塵海未卜何日歸休卽獲遂抽簪而做廬數椽猶患不蔽風雨安有餘力及此亦姑存其願以俟之耳兄又嘗刊道藏經自京師郵歸刷本數篋命貯此山後吳中有僧永丰者欲得之請於余艤舟至德清取歸今存海洪寺中道光戊戌十二月初

二日記

漢龍氏鏡記

道光壬午冬於都門廐肆得一古鏡背有海馬葡萄文分書銘曰龍氏作竟四夷服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子孫力其字結體端方如西狹頌信漢時物可寶也或疑爲唐鏡余以背銘字體定其爲漢昔翁覃溪閣學於殘碑朱君長三字定爲漢人作曰以書勢自審時代余於此鏡亦云

汀州試院古柏記

柏有後凋之操比於亂世忠臣其在汀州試院者蟠根

十丈瓊瑤四垂蓋千年古物也相傳明末有二大夫殉
難縊焉後遂祀爲此樹之神乾隆間河間紀文達公提
學此邦見有緋袍二人出沒樹間疑世所稱朱衣神者
乃撰句書於其廟云參天黛色常如此點首朱衣或是
君余駐汀校文武士幾兩閱月所謂緋袍者不可得見
但見虬枝聳翠垂蔭數畝與九龍山色輝映於煙雲縹
緲之間而已昔明懷宗政事無可觀徒重其能殉國今
其自縊處尙存枯樹一株惟木末微留蒼翠而二大夫
之靈爽乃能使千年古木閱世常榮今雖不傳其姓字
意其人生前行詣必有大過人者故能英魄靈氣長留

天地間當不徒以殉節一端概其生平也

木棉嶺謁鄭尉祠記

賈似道得罪安置循州監押官會稽尉鄭虎臣拉死於路虎臣以其父爲賈所配故屏其侍妾散其寶玩撤其帷蓋使暴行秋日中又過黯淡灘勸其赴水至漳州木棉菴諷其自殺似道不肯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致之死後爲陳宜中所害籍其家虎臣之志亦足悲矣而周氏續綱目發明以虎臣挾仇擅殺爲議是直與陳宜中之黨似道無異矣李東陽詩曰君主不誅監押誅父仇國憤一時攄此公論也今木棉嶺有鄭

尉祠圖似道於壁亦如西湖岳忠武墓鐵鑄秦檜者以此見秉彛之好自在人心也

壁將軍二事記

玉門關外多戈壁赤地數百里或千里無人煙草木泉水每多大風過者車馬飄飄然不知所往將軍壁公昌來往八次嘗夜行至鹽池適大風至有驛卒勸公禱於神風頓息遂建風神廟於山巔比數年公再至則廟已改建堂宇宏敞始知過此者皆禱而應也又嘗過一處地名苦水者人馬不能飲衆方議鑿井公指其地而與之金鑿成汲水甘冽異於他井因題額曰苦盡甘來成

皇朝通志卷五
兵居民感公德每過其地輒率衆臚拜馬前道光十年
浩罕進卡滋擾公任莎車大臣兵民僅千餘人日夜守
禦賊至數萬開門迎敵三戰三捷不能遠追兵少故也
惟割耳記功編以索懸之轅門長數丈賊不敢侵故他
城被圍而公所鎮獨完因識二事并及之

蘇州二事記

嘉慶甲子夏蘇州大雨雨閱月禾盡淹米價騰貴亂民
俞長春糾衆刦掠閭閻汹懼將罷市巡撫汪公志伊執
俞戮之亂遂已道光壬寅夏上海鎮江相繼失守民心
擾亂城中有刦掠者巡撫程公裔采亦執而戮之民心

始安夫大刑之設所以弭亂也若逾時寡斷則亂將不可止矣子產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觀此二事信然

還硯記

余年二十餘時得一硯背有二鸚鵡眼下凸如腹銘曰炯其目潤其腹遠汝則爲俗近汝一生奚福不得不寶汝如玉下款曰莘田任旁鐫水英星晶四篆字下有印曰十硯主人硯廣三寸直五寸質潤色白類世所稱蕉葉白者以示惕甫王先生曰此閩南黃莘田物雖不過百餘年亦可珍也余後攜之入都置几案間三十

年而於十硯主人之生平猶未詳也永福黃蘅洲太守
慶安曾與余同官水部時奉諱里居余以重整考亭書
院謀於福州士大夫因得復見蘅洲并讀莘田先生所
著香草詩集始知先生爲蘅洲從曾祖詩學淵深選言
富麗嘗令粵東之四會以縱情詩酒爲上官劾罷歸裝
唯端溪石數枚而已所謂十硯者皆所得古硯而余所
藏之硯則令四會時斲也先生嘗寓吳門數年學書於
汪退谷則此硯之流落吾吳有自來矣余旣喜硯之得
所攷證復以蘅洲求十硯主人遺硯日久僅得其二遂
以此硯贈之俾百年故物復歸其家亦黃氏子孫異時

佳話也

祠墓祭田圖說記

余家自明洪武初遷吳正德以後雖代有科第文人而祭田祠宇猶未備也至我

朝康熙中五世祖南昀公以侍講家居始立家廟而墓田丙舍以次經營族人之無後者亦輸其墓地賦稅而供其祭掃焉惟家譜中雖各載葬處而無圖說向有南昀公手書墓祭錄一冊於前明祖墓或分或合有無埒葬具載詳明及余丙午還家已亡其書恐世遠致滋舛誤至祭田本未載入譜中今命大宗從孫來保丈步清

釐余弟翊主其事墓則繪圖附說詳其四址田則載明某公祭產畝數若干歲收租米若干納糧若干及現在管理之人祠宇丙舍雖間有頽廢亦附記於此俾後人得所考證焉

先世著述記

余幼時先人撰述暨詩文稿刊版皆藏於文星閣蓋書多二林公修輯公嘗居閣中故攜版自隨也後數十年版多散失朗峯兄蘊璫取歸補其缺失而藏於家今朗峯歿又數年矣其版或存或亡如南昀公著陽明釋毀錄先府君著二十二史感應

錄余旣重刊振山弟蘊策又重刊儒門法語一冊
其他著述就余所及見者錄而記之他日得返里
門藉資考證焉

真詮六世祖雲客公受於隱者不著撰人姓名其書言
道家修養之術參同契之流也

儒門法語五世祖南昀公輯首列朱子白鹿洞揭示五
教之目至蔡忠襄管見臆測皆宋以來先儒格言

孝經纂註南昀公任少司成時刻於國學采集古註加
以繙譯 國書予任京兆丞時充繙譯鄉試提調曾見
是書今集中載序文而家中無是書

質神錄南昀公時玉局杜真君黃石齋先生降乩訓言
也事涉幽渺當時未敢刊行及從祖二林公刪汰而刊
之則已事閱百年矣雖係乩書然皆教人以修身立命
之學內有討投拜生檄尤足爲奔競者戒

陽明釋毀錄南昀公因當湖之徒攻擊姚江太過故作
此書余幼時卽未見此書道光丙午慰高從尤榕疇廣
文得之因重刊於家

明賢蒙正錄南昀公集前代諸賢幼時故事或詩句對
句以明賢哲之生幼而岐嶷爲蒙養之助云

玉局心懺南昀公時杜真君降乩演此心懺其體與道

家諸懺同唯稱禮皆先聖賢號所言皆正心誠意之學
與道家異乾隆間里中有玉笙壇善士之禮是懺者猶
不乏人今已絕響

密證錄不諛錄皆南昀公著二林公編南昀文錄詩錄
猶存二書之名與釋毀錄同列

學易纂錄南昀公著闡明易理略於名象依章附說兼
取錯綜此書未刊存本係公手書

閑家類纂從祖蔚林公輯采取先正格言家訓以敦孝
弟守樸素爲教

測海集從祖二林公著首載

列朝聖德詩仿雅頌體後載思賢詠凡國朝王公以下至於士庶之賢者各立小傳末系五言古詩

居士傳二林公撰爲古來學佛者立傳不入文集別爲一編公又有一行居集亦載佛門文字

證學編伯父簡緣公輯皆先儒格言

二十二史感應錄先府君贈資政公輯首列太上感應篇博采前史爲善降祥爲惡降殃報應之顯著者以明感應之理爲不爽也

淨土聖賢錄先府君承二林公命蒐羅釋典序釋迦以來梵行著於篇

詩文稿附

南昀文集五世祖侍講公撰

南昀詩集侍講公撰

南昀遺書侍講公撰二林公偕同里汪大紳縉瑞金羅
臺山有高節錄有文錄一編詩錄一編又密證錄陽明
釋毀錄不諉錄各一編

芝庭文集先曾祖尙書公撰

芝庭詩集尙書公撰公值南齋日久多應奉之作卷

中恭和

御製詩最多告養在籍時

純皇帝猶郵詩命和可謂極文人之榮遇矣

二林居集從祖進士公撰

觀河集二林公詩稿也語多禪機

簡緣詩鈔伯父侍御公撰瓊樓吟稿伯母陶夫人撰

蘭臺遺稿先府君資政公撰芸暉閣詩先母顧夫人撰

汲雅山館詩稿叔父葦間公撰

酌雅齋文稿葦間公撰

重修甫里五橋記

吳古稱澤國循葑門而東五十里有鎮曰甫里者民居稠密村落相望其旁田數百頃皆引吳淞江水以資灌

漑故趁墟舉趾非橋不通歲久圯壞其五行者病焉道光丙午歲里人金君輅以同仁堂經費之餘修復之曰祥里曰文昌曰塌水曰迎陽曰聚隆鱗次整齊皆還舊觀夫除道成梁官斯土者之責而紳士慷慨好義又儒行所謂不憫有司者也繼自今里之人熙熙而來攘攘而往無徒涉之勞有坦途之適莫不頌君之德爲能扶顛危而躋康莊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金君有之矣同仁堂本君祖退舟所創掩骼埋胔厯有年所君能經紀而擴充之以及橋梁攄堂構之深情成比閭之義舉兩善備焉允宜勒貞石垂芳聲爲後來觀風問俗者徵

也是役也糜白金千二百兩有奇襄其事者爲劉辰生
沈謹學例得書

歸樸齋叢稿卷之五終